

■新作聚焦 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

现代都市女性的红楼余韵

□谢尚发

睽违两年,继50万字的《山本》后,贾平凹又推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暂坐》。这部小说仅21万字,但关注的问题却并不小,深切时代脉搏。作为贾平凹再次触碰城市题材的作品,《暂坐》与《废都》《高兴》等构成了“西京城市小说系列”三部曲,使其关注的主体广泛涉及知识分子、农民工和女性。尤其对《红楼梦》写法和风格的继承,使小说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现代都市女性的红楼余韵”。

城市及其乡村性和时代性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佼佼者,贾平凹以书写文学的商州世界而闻名,由此也奠定了他一整套写作的笔墨,即便此后转移到城市文学的题材,也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废都》中因为“城乡结合部/城乡交叉地带”的逼近、通联城市,西京这个地方明显是乡村大地上的一座孤岛,飘摇在热烈的乡土氛围中。随着城镇化发展的加剧,西京逐渐将乡村推为远景。但殊不知,推为远景的只不过是更远的乡村,近处曾包围城市的乡村一变而为“城中村”,非但没有远离,反而深入城市的肌理,化为其一部分。这在《高兴》中最为明显。及至《暂坐》,小说中西京的“乡土味”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气质的存在。这也让写于三个时间段的三部城市题材作品,完整地描摹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10年来长达30年的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

作为反映西京变化的最新作品,《暂坐》跳出了城市中乡村具象的书写,而以“乡村气”“乡土味”氤氲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表现方式。乡村的泥巴房、土路、菜园子、庄稼地等,都可以在现代资本的运作下很快转换为城市的“巨大建筑、会堂、图书馆和剧院”,但是扎根于此的人则带着“土里土气”的品性继续生于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琐事也带着乡村气、乡土味。且不说那些还在拆迁中的棚户区、大杂院,即便是混迹于各行各业年轻人,也带着还未完成的身份转变,夹杂着城市的时兴与乡村的泥土。贾平凹的书写方式也携带着“乡土味”,他的遣词造句中透露着家长里短的气度,故事讲述的鸡零狗碎与《秦腔》如出一辙,人物塑造的方式也都带着故旧的乡村情怀。

所谓城市的乡土性,更在于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乡村气、乡土味;所谓城市的时代性,便在于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中村再到乡土味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书写,也是30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它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与乡村产



所谓城市的时代性,便在于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中村再到乡土味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书写,也是30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它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与乡村产生着无法摆脱的纠葛。

生着无法摆脱的纠葛。

“西京十块玉”

如果说“城市”是解读《暂坐》的第一个关键词,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女性”。贾平凹书写乡村女性之时,明显地有着两个人物谱系:其一,是温婉的、敦厚的,甚至是忍辱负重的,极力付出却不求回报,显得光辉照人,按照贾平凹的说法,就是“菩萨”的类型,典型如《浮躁》中的小水;其二,是叛逆的、挑战的,有些甚至离经叛道,对传统道德不屑一顾并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如《鸡窝洼人家》中的烟峰等。然而一俟写到城市女性,贾平凹似乎笔墨吝啬,女性形象也变得很模糊。且不说《废都》中的女性基本都沦为男性的玩物,较少有自己的个性,即便是《高兴》中也鲜有浓墨重彩的女性人物形象。似乎是为了推翻这种刻板印象,《暂坐》全然以“女儿国”的形式,描摹一千城市女性,她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暂坐茶馆一变而为“西京大观园”。

小说以茶馆老板海若为中心,聚集了冯迎、应丽后、司一楠、徐栖、陆以可、希立水、虞本温、向其语、严念初、夏自花、辛起、伊娃等女性。在小说刚开始不久,因其中10人都佩戴了一块玉而被戏谑地称为“西京十块玉”,再加上辛起与伊娃,其所比照的是“金陵十二钗”。这些女性或因离婚,或因未婚,全部保持单身,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活出自己的精彩。非但如此,她们也保持着心理、精神和思想的独立,相互之间以抱团取暖的方式互帮互助,从而经营着一种较为自在的生活方式。在她们们的生活中,一个名叫伊娃的大作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与他保持着性往来,却都秘而不宣。他俨然成了“西京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与一群天生丽质、独具思想的女性相聚在暂坐茶馆。

贾平凹似乎故意要向《红楼梦》致敬,整篇小说只关注女性的衣食住行,关注诸多女性话题。小说胜在把她们聚集在一起,写其穿着及对服饰的考究,也写聚餐所吃的食物,甚至在暂坐茶馆小聚时三五成群聊天的神态。她们讨论青春貌美和身材,她们把最凡俗的日子过得别有滋味。最终,12个女性无法阻挡命运的降临,先是久病不起的夏自花赶赴冥府,接着马航事件使冯迎命

殒蓝天,直到暂坐茶馆一场无名的爆炸,把“西京十块玉”的姐妹佳话炸得粉碎,令人唏嘘。也仿若《红楼梦》结局处,一场白雪茫茫了整个人生。

暂坐:茶或者人生

小说中夏自花从始至终都躺在病床上,在死神悬临的时日中,海若及其他姐妹们轮流照顾她和她的幼女老母。男性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在这群女子的生活中缺席,且都充满负心汉、薄情郎的龌龊行径。以至辛起试图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她身边用不掉的男人竟然跑到茶馆大闹一通,那种自私自利、毫无教养的粗俗鄙陋,连同小说中其他男性的猥琐、好色又贪婪的一面,映衬了他们的思想: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只不过是她们的人生“暂坐”!男人不会是她们生命的永恒,更不可能成为她们的依托。

人生对于她们而言,同样如“暂坐”。繁华如过眼烟云,即便亲姐妹的友情也会出现裂痕。表面上看,她们在城市中如鱼得水,开红木家具店、茶馆,或者做投资,生活得有滋有味。但这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艰险。应丽后通过好姐妹严念初牵线搭桥,投资了一千多万的生意,却不想一夜之间本息俱无。待到她找专业讨债公司追讨,却又被这帮人讹诈了30万,以至于因金钱而与好姐妹发生齟齬,人生忽然大落而凄凉惨淡。主人公海若更是如此。当年开茶馆因为与市长的秘书搭上关系,低价盘下了店铺,一旦市长东窗事发,拔起萝卜带起泥,把她也给卷进去,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十块玉”也只好做鸟兽散,正与《红楼梦》中树倒猢猻散的结局是一致的。

人生本来匆促,忽如暂坐,所有永恒都变成短暂的瞬间,沧海一粟,渺无定痕,难以觅其踪迹。那他突如其来且不明原因的爆炸,如同生活中其它突然爆出的各种人生困境、生活挫折,大者足以改变一生,小者也能让生活充满折磨。也许贾平凹并不愿意她们的人生如此凄凉,而用辛起和伊娃在梦中奔赴圣彼得堡、欲要寻求下一个新天地的委婉笔法,为小说作了结束。非真似梦,非梦似真,文字间流淌着昔日喧哗与此刻凄冷的对比,满是慨叹、唏嘘与说不尽的“天凉好个秋”。

■创作谈

在我70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21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弹嫌别人,更弹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

《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40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21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两面。

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楼下的那个茶庄搬走了。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两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喝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人在身体好的时候并不觉得呼吸有多重要,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样的紧迫,一刻不停。

茶庄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的,人长得漂亮,但从不施粉黛,装束和打扮也都都很中性。我是从那时候,醒悟了中性的女人往往是人中之凤。她还有一大群闺蜜,个个优游自尊,仪态高贵。我曾经纳闷:为什么男的没有,女的却有闺蜜呢?而且她的闺蜜还那么多?后来我也醒悟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女的,她们都需要倾诉,闺蜜就是来做倾诉的。那些闺蜜们隔三差五地来茶庄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就像一个模特在街上走,或许有人回头看,而十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那就满街注目。我是在茶庄看见了地和她的闺蜜,她们的美艳带着火焰,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又使你无法接近。

她们充满活力,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水,水中就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世界。

现在,茶庄搬走了,不知是因经济下滑,还是强有力的反腐,作为奢侈品的高档茶已越来越难卖了,或者因房租太贵,员工的工资一再上涨,经营再也无法为继?而留给我的只是叹息,看茶碗在渴着,看蜡烛要烧死。

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暂坐》的文本。《暂坐》以一个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荒险,缘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而芭丝女萝蔓延横生,日光漏叶莹如琉璃,叙述以气流布,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其中更有着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出现的奇异,有着冯迎幽灵萦绕的迷离,使这人间确实有了两种:人类和非人类。也时空转换着,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

《暂坐》中仍是日子的波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

《暂坐》里虽然没有“我”,我就在茶庄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筑巢屋梁,万象在下。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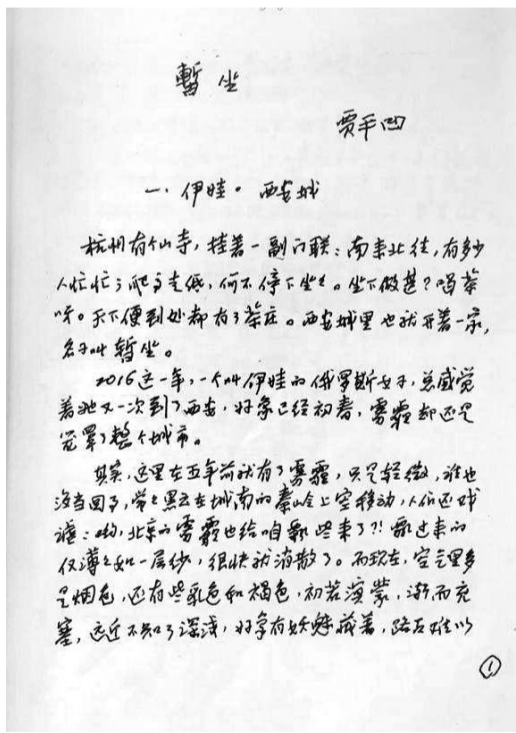
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一句,我一句,平铺直叙地下来,确实是有些笨了,没有那些刻意变异和荒诞,没有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渲染,可能会有人翻读上几页便背过身去。但我偏要这样叙述。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处理这些话,一劲地平稳、笨着、憋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也更更能保持它长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丰富自己,加强自己,来从事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着器量,器量大了,怎么都从容。

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是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败为标志,俄罗斯的那个伊辛巴耶娃似乎从没有见好就收。

齐白石在他晚年的绘画中,落款总是要写上八十几岁或九十几岁,这是一种释然,还是一种炫耀?而《暂坐》之所以敢纯写一群女的,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而是她们在写我,这种矛盾和分裂随处可见。写到了最后,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只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婚后不再结婚?世上的事千变万化,而情感是不会变的吗?还是如看到的那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我就这么疑惑着,犹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霾,满天空都是个谜团。

她们是一个世界

□贾平凹



Advertisement for '芳草' (Fangcao) magazine, 2020 issue 714, edited by Liu Xinglong. It lists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including '芳草新语', '新才子书',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田野文化', '风范汉诗', and '当代文学名家'.

Advertisement for '星火' (Xinghuo) magazine, 2020 issue 5, edited by Fan Xiaobo. It lists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including '品位纯正的文学', '主编手记', '新名家', '魅力小说', '脱贫攻坚题材特选作品', and '发现家园'.

Advertisement for '文学港' (Wenxuegang) magazine, 2020 issue 8, edited by Li De'nan. It lists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including '本刊视点', '情感是人文主义的最后堡垒', '心灵重镇', '散文在线', '小说速递',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奇幻文学', '诗歌前沿', and '精选'.